

金菊

荆石
著



華齡出版社

金菊

荆石 著

华龄出版社

责任编辑：程 扬

责任印刷：李未圻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金菊 / 荆石著. — 北京：华龄出版社，2018.9

ISBN 978-7-5169-1256-0

I. ①金… II. ①荆…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8) 第 192838 号

书 名：金菊

作 者：荆石 著

出版人：胡福君

出版发行：华龄出版社

地 址：北京市东城区安定门外大街甲 57 号 邮 编：100011

电 话：58122246 传 真：84049572

网 址：<http://www.hualingpress.com>

印 刷：武汉市洪林印务有限公司

版 次：2018 年 9 月 第 1 版 2018 年 9 月 第 1 次印刷

开 本：880mm×1230mm 1/32 印 张：7.75

字 数：167 千字

定 价：68.0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本书如有破损、缺页、装订错误，请与本社联系调换

村里从来没有这样热闹过，家家户户的男女老少都蜂拥到村东头的金家看热闹，看稀奇。因为金老汉的闺女金菊香要嫁到城里去了，听说还是某局长的公子呢！瞧！那两辆面包车、一辆轿车来接亲，多么排场……村里的好多人还是第一次看见轿车呢！

所有看热闹的人都似乎兴奋得很，像是自己的喜事，那些与菊香同龄的少女们又嫉妒又羡慕，可是只有菊香一个人在闺房里暗泣，未来是什么样儿，她一片茫然，脑海里只有一片空白……她的母亲胡妈（村里人都这样称呼）不知什么时候进了女儿的闺房，她劝女儿不要哭、不要伤心，有什么伤心的呢？毕竟是喜事呀。但她却比女儿更伤心，她的抽泣渐渐变成哭声，而她的女儿则是无声的。母亲毕竟是母亲，是过来人，就安慰她的女儿说：“妈出嫁的时候，也未曾看见过你父亲一面，现在还不是过得去，女人迟早都是要嫁人的，别难过，乖孩子。女人生来是菜籽命，撒到哪里哪里生。”老人嘛，又没有读过书，无法把心里的慈爱用动听的言语表达出来，也许就是一个博学多才的人在这种情况下也无法用语言表达内心的东西，因此，胡妈的话再朴实不过了。

受过初中教育的菊香不想和母亲搭话，也不想反驳母亲，更不愿母亲伤心，她只是幻想，用她那有限的知识在内心漫无边际地浮想，有时也在内心深处反问自己：难道就这样完了？少女的梦想，青春的花蕊，就这样结束了吗？自己又重复先辈的命运，将来自己的孩子再重复自己的命运，一代一代都这样下去吗？没有生气没有改变吗？难道这就是主宰自己命运的无形的力量吗？

老人当然也不理解女儿想什么，只是一个劲唠叨，叮嘱女儿到婆家以后，一定要好好孝顺公公、婆婆，顺从丈夫，她不管女儿是在听，还是不在听，她只是一个劲儿啰嗦着，她的话虽然不是经典语言，但可以说是母亲关心女儿的真实写照。

这时，又进来两位女亲戚，忙着叫新娘梳妆打扮后好上车，金菊香坐在一个旧式梳妆台前，任两位亲戚给自己梳妆，她茫然望着镜子里面的自己的新娘妆，自言自语说一声：“看来，美只不过是一种祭品。”接着感叹一声，两位亲戚也不理解她的心事，还一个劲说她福气好，吉人天相，造化好，多少人做梦都想拥有城市户口。

当新娘梳妆完毕，盖上一个红绸头巾，菊香看不见周围的人怎么看她，只听见人们叽叽喳喳地议论，话题全是她自己。她听人们在喊新郎来了，接着是“啪……”的鞭炮声，唢呐声一浪高过一浪，菊香的心激动起来，她只见过新郎一面仅知道他叫王军，新郎——白马王子——她心里想的是这样概念，犹如童话。

胡妈又过来对女儿说：“咱家也没有为你置办嫁妆，男方

也没有苛责我们，所以你到婆家更要听话，更要勤快来报答他们。我们虽然没有办足嫁妆，很感到不安和内疚，但十八年来你和弟弟三人仅靠我和父亲把你们拉扯成人，已是尽了力了，希望你不要责怪父母。”说完，伤心地哭了，母亲的话真诚而朴实，母亲的哭声触动了女儿的心弦，菊香哭了起来，这是离别的哭声，也是命运的音符。

中午时分，新娘由几位傧相扶上轿车，鞭炮、锣鼓、唢呐齐鸣，迎亲的车子向城里驶去。金菊香透过红绸头巾看到外面全是红色的，红的山冈、红的田野、红的河流……她突然想到自己家的朱红神柜，自己就像是供在神柜上的祭品。

二

客人们大都走了，剩下几个至亲要闹洞房，菊香独自坐在床边，有一种莫名的恐惧，心里忐忑不安，这并非婚床，而是斩断少女美梦的断头台。白天已经见了新郎一面，虽谈不上英俊潇洒，但也不难看，只是五官端正，较为平庸而已，没啥气质，看不出有什么个性及主见。不一会儿，新郎闯了进来。大概多喝了些酒，满身酒气。当他看见昏暗灯光下的新娘竟然如此美丽时，突然口吐白沫，两眼一翻，倒在地上。这下可把菊香吓坏了，连喊救命，外面的人不以为然，还以为新郎粗暴了点。菊香冲出门外告诉婆婆：“他喝醉了，晕了过去，快叫医生。”宾客及主人手忙脚乱一阵后，不一会儿救护车来了，婚礼的欢笑声被救护车的鸣笛声代替了。剩下新娘一个人在房里，本来菊香自己要求要护送新郎去医院的，公公、婆婆都不同意，怕别人议论，说一些闲话。

菊香一个人坐在新房里发呆，一直到天亮。

第二天，婆婆来安慰新媳妇，说自己的儿子癫痫病发作了，是受了刺激，“说明了吧，他有母猪风，往后菊香是他的老婆，要特别关心他的身体，不要让他受刺激。吃过饭后，咱们一起去医院接他回来。”

本来王家娶了媳妇是来给家里冲喜来着，来续王家的香火的，没有想到一开始就不顺利。

第三天的时候，新郎新娘本该回娘家，这是民俗，可是金菊香无故地被她的丈夫王军打了一顿，说她一副死脸，带来一身晦气，原来是他打麻将几天连输，只有拿自己家里的老婆出气。第一次她忍着，在农村长大的孩子总是以忍为美德。回想起出嫁时母亲的叮嘱，要孝顺公爹公婆，伺候好丈夫，天大的委屈她都得忍着。

发泄是一种快感，打老婆对王军来说感到自豪。一天，金菊香实在受不了了，告诉婆婆，婆婆看了她的伤痕，把儿子教训了一顿，公公也把儿子骂了一通，公婆对媳妇疼爱得像亲生女儿一样。儿子则辩解道：“整天板起个苦脸像我们王家欠她的债似的，她一脸晦气，让我几天打输连牌。”

金菊香本来就感到自卑，没有权力辩护，纵然她很委屈，还有许多理由，可是就是有天大的理她也不敢吭一句话。软弱的不是身体，而是心灵，因为她从小就不敢反抗父母。父母打她时，她顶多哭，或者不吃饭而已，不想反抗，她没有平等的意识。这当然不能怪她，如果要怪的话就只能怪她的父母。

自从上次公公婆婆给自己撑了腰后，王军有些收敛，菊香倍感公公婆婆对自己的爱护，心里暗暗想一定要好好地孝顺公公婆婆，她觉得他们是非常可敬的长辈，明白事理、深明大义。这让她真有点受宠若惊。

然而王军对她没有什么改变，他没有怜香惜玉的意思。他就要老婆绝对服从自己，无论什么方面的需要。他公开地对她说：“乡巴佬，你要对我绝对服从。”她还以为他开玩笑，有

时还在丈夫的面前撒娇，可王军就是不领情，她总是自讨没趣。

说起王军骂她是乡巴佬，是王军叫她洗澡时，给她一条浴巾。她说：“你们城里人真是奢侈，毛巾比我在乡下用的床单还大。”害得王军嘲笑她好几天，从此后，王军开口就骂她是乡巴佬。

虽说王军对老婆苛刻，但不能说他讨厌她。比方说，一个漂亮的玩具，摆在商店里，孩子拼命要父母为他买下，但买回家玩几天后就不会珍惜了，王军就是这种心理。有时王军感到自己不配她，假若她出身城里，有城市户口，她怎么也不会嫁给自己。再加上他的病，加上以前被许多女人抛弃过，他就有种自卑，以至这种自卑发展到变态，用折磨对方的方法来报复女人，发泄愤怒，来找回自己做男人的自尊。

三

金菊香倍感公婆对自己的爱护，暗想一定要好好地孝顺公公婆婆，可用什么来报答他们呢？这一直是金菊香感到不安的事。自己又没有多大本领，她想有一份工作，这样一来，用自己挣来的钱给他们买些好吃的好穿的。这样一来自己不就减轻了一些责任了吗？

很快，她对周围已经熟悉了许多，她开始要求一份工作，不愿吃闲饭。这样下去，总依靠婆家，多难为情。当她提出这个要求时，全家都不同意，她诚恳地说：“要用自己挣来的钱孝顺婆婆。”

当然，公爹是人事局局长，公婆是教委的副主任，给儿媳谋个职业，上上户口不在话下。但他们迟迟不给她找工作，以种种借口搪塞，他们当初之所以要给自己的儿子娶一个乡下女人，是因为儿子的病周围都晓得，找不到合适的，又不能找太俊俏的，也不能太丑的……所以在他们住过的乡下找了一个如花似玉的媳妇。再漂亮，再聪明的乡下女人也不嫌弃他的儿子，儿子的城市户口，这是多少乡下人羡慕、渴求的东西。

金菊香全然不知他们当初的动机，她太天真了。

金菊香为了把丈夫的病治好，多方面打听各种医讯消息。

最后，在一个熟人那里得知湖北某市某中医院治疗癫痫病很出名，就耐心地劝说丈夫去治疗。丈夫不肯，他不愿被人奚落，更不愿被老婆摆布，金菊香虽然觉得自己一片好心被王军当成了驴肝肺，但她仍锲而不舍，又在婆婆面前劝说去治疗一下试一试，或许有奇迹出现呢？

四

金菊香趁他们心情好时终于说服了婆婆，去机关幼儿园做幼师。也把自己的名字中的“香”字去掉，他们说带个香字太土气。起初，孙主任不同意儿媳出去工作，有三个理由，一个是她家不缺钱花；二是因为儿媳妇长得太漂亮，怕她招蜂引蝶；三是自己的儿子的原因，她想用王家把她屏蔽起来，还有些不好说出的理由。其实，金菊本人也不爱抛头露面，原因也有两个，一个是怕别人误会，说自己是看上了他父母的权力；二是怕人家闲言闲语说她一朵鲜花插在牛粪上去了，这些都是她不愿看到的。她之所以想有一份工作，一方面是想充实自己，整天无所事事十分空虚；另一方面，她家非常穷，二弟、三弟又在读书，她想有些收入来补贴娘家，谁叫她是老大呢？免得娘家的人来要帮助时，自己还得低声下气地求公公婆婆。另外，用自己挣的钱来买礼物送给公公婆婆，总比拿着公公婆婆施舍的钱再去买礼物给他们强得多。

转眼间，一个月过去了，金菊领到了工资，她感到很欣慰，她把自己的收入分成三份，一份给婆婆买了礼物，一份给丈夫买了本《父母必读》，因为他不久要做父亲了，一份给乡下的娘家寄去，并写信鼓励两个弟弟要好好读书。可是，当她把书送给丈夫时，王军不但不领情，反而打了她一顿，并骂道：“自

从娶了你这扫把星，老子打牌，每打每输，你嫌老子输得不够，还买‘输’给老子。”她委屈地哭，婆婆也埋怨她，什么不能送，送什么书，并吩咐她，以后送礼一定要投其所好，她争辩说：“送礼不论大小轻重，只要真诚，是真心的。”

“什么真心不真心，你所送的东西再贵重，不是对方所需，对方也不会感激你的。”

金菊木然，看来还有好多事她得学着呢，还有更多的烦恼在后面呢。金菊的娘家收到她的钱后，并没有了解她的一份心意，反而说钱太少了，并要她再多寄些钱来，这下可让她烦透了，那刚拿到工资的好心情一点也没有了。过些日子，娘家又来催寄钱来，好像她是摇钱树似的，说两个弟弟的学校要交集资费，等等。

一个星期天，她在家闲得很，就很想上街玩玩，因为丈夫在家总是打麻将，而丈夫打牌就不喜欢她坐在身边，他打错了牌总要怪她，怪她给他的霉气，就在准备出去的时候，她的二弟得文从乡下来看她，并带来家乡的许多土特产，姐弟相见非常高兴。他喊了一声姐夫，王军“嗯”了一声，他只顾着打牌，金菊向弟弟询问了一些家里的近况，以及他的学习情况，得文一五一十告诉了她。最后，他说明了这次的来意，并问上次他代表全家给她的信收到了没有，收到了怎么没有回信？这次主要是要钱读书，交集资费。她告诉弟弟，自己的工资没有几个钱。姐夫家不是很有钱吗？他告诉姐姐说他要向姐夫要，姐姐非常反感娘家的人来找婆家的人帮助，因为这样使她自己非常被动，她不是维护婆婆的利益，而是维护娘家人的尊严，她对弟弟说：“做人要有骨气，不要靠别人施舍，就算你姐夫有钱，他也不一定给。”

“爸妈说，我这次要不到钱，回去就读不了书了，本来人

穷志短，我能有什么骨气呢？”

“不读书可不行。”

“没有钱怎么读呢？”

“好好，让我想想办法。”

“姐姐，就算我向你和姐夫借好了，等我长大了能挣钱再报答你们。”

“算了，算了，一家人不说外话。”

第二天，金菊终于弄了一点钱把弟弟打发回去了，并鼓励弟弟一定要好好读书。

有些人最欢喜过节过星期天，有些人最讨厌过节假日；有些人最喜欢在家里，而有些人最烦待在家里。金菊是属于后一种的人，因为在家寂寞、无聊，没有什么可以交谈的对象，没有共同的语言。小姑王芳有时候也对她冷嘲热讽，也从不和她平等交谈。他们谈什么话茬儿，当她们问她是不是时，她仅仅只能是嗯一声表示附和才行，因为他们都是恩人，甚至个个以救世主自居，把她从贫穷的乡下弄到县城里来，给她现在的一切，而他们时时刻刻似乎都应该要她报恩才对。关于一个问题，她稍微发表不同见解就被视为不孝，甚至忘恩负义，按婆婆的话说，“别吃了木耳忘了树茭子”。

这几天，金菊老为一些不愉快的事心烦意乱，她心事重重，在这个几十万人的城市里，找不到可以说心里话的人。婆婆虽然很关心她，在这种关心的外表之下，总感觉隐藏着一种神秘难测的东西，这使她常常忐忑不安。很快又是星期一，她赶早来到幼儿园，看见幼儿园的一楼走廊的黑板上写的通告，通知各位想参加教师与幼师进修的人员到总务处报名登记，她心里一亮，这是个机会，她得抓住这个机会，不管摆在自己面前的是什么样的障碍。她还得和家里人商量，她现在想拿什么主意

或者找什么话好回家跟他们说，希望他们支持自己的想法。

好不容易结束一天的工作，她回家对他们特别殷勤，干这干那，总之婆婆对儿媳的行为非常满意。在吃晚饭时，她很想说出自己的愿望。但她发现他们都没有把注意力集中在她的身上，他们仍谈一些小道消息，带着津津乐道的口气谈着并取笑他们同僚们的花边新闻，以及家庭的丑事，再不就谈些打麻将的事，谁牌风不好还不是仗着老公的权势。金菊总是插不上嘴，她想，现在还不是时候，像自己刚穿上一双新鞋一样还不怎么合脚，过几天等他们注意自己的时候再说。总之，她越来越勤快，在家里做这做那，她时刻想着母亲在她出嫁时所叮嘱的那些话，她尽心尽责地做一个好媳妇、好老婆，本来在乡下长大的她，具备乡下人的一切良好品质：诚实、勤快、温顺，这些当然也是她唯一的陪嫁。

终于等到有一天，他们问她在幼儿园的一些事来，带着猎奇的口吻问她：“你在那个幼儿园有没有什么新鲜的事？前几天幸福幼儿园发现食物中毒一事，你知不知道？”

“听说过。”金菊很激动，“我们的条件比其他幼儿园好，没有什么事儿。不过，妈，我们幼儿园通知我们，要是通过成人函授考试后，可以去省教师进修学校进修，我想去试试。”

“得了，安分点。”

“我说你不自量力，你是那材料吗？”王军挖苦自己的老婆，他知道老婆连初中都未毕业。

金菊不但不恼火，反而嬉笑带点拘谨地撒娇说：“你别门缝里瞧人，让我试一试，考不上我心甘情愿地认了。”

“可是你有身孕了。”

“不要紧，到了明年，孩子已经出生了。”

“即使你考上了，孩子在哺育期你也不能够去吧。”

这一下把金菊给问着了，是啊，那是个很现实的问题，她一时找不出理由来为自己辩解。这时，她脑海里闪过一个大胆的想法——先不要孩子。当然，婆婆、丈夫他们肯定不同意，唯一的办法是自己拿主意。王军说：“你是不是吃饱了撑的，家里又不缺你什么。”

这天，金菊一早来到幼儿园，她做好一切准备，因为上面这几天要来检查，明天又是星期天，她每次心中有不愉快的事时，就拼命工作，借以忘掉一些不愉快的事。这时，她看见一个非常熟悉的人带着孩子来幼儿园，原来是她村里比自己小两岁的金艳。

“金艳！”金菊惊奇地喊道。金艳转过头来，向声音传来的方向望去。怎么会有人喊我呢？是不是我听错了？

“金艳！”金菊又大声喊了一声，并朝她挥着手。

“菊香。”金艳惊喜地回应：“做梦也想不到在这里碰到你。”在这个举目无亲的县城里能碰到一个熟人是多么亲切啊！她们拉起家常。

“你几时来城里的？”

“我来了有一年多，是一个远房亲戚介绍来这家当保姆的。”

“主人对你好吗？”

金艳告诉她说：“主人对我特别好，并许诺等把超超带到五岁后，帮我在城里找一份工作，并找一个城里的对象。”

她讲得心花怒放，两位姑娘对未来充满美好的幻想。金菊鼓励金艳，要多学些文化，将来才能更好地在城里工作，并告诫金艳不要老把希望寄托在别人的身上，要靠自己才对。她们憧憬的未来多么美好，像这些幼儿园的孩子一样天真烂漫。

五

王军病情稳定之后，金菊和他回了娘家一趟，金菊这次回家也是为王军找一些民间中医的祖传秘方来为王军治病的。金菊一路暗暗祈祷，老天爷啊，千万不能让我丈夫的病复发，否则在自己的亲人及乡亲们面前多难为情啊。王军驾着他单位的一辆三轮摩托带着他老婆一起回到金菊的娘家。刚到家，王军车一熄火，邻居的孩子们就跑来看稀奇热闹，几个顽皮的男孩爬上车摸这摸那，金菊的父亲忙把孩子们呵斥开去，怕他们把车子弄坏了。金菊说莫管他们，他们感觉好玩就让他们玩去，这车又不是纸糊的。到了吃饭的时候，金菊不停劝阻亲戚给他丈夫敬酒。她婉转地告诉亲戚，王军的身体不好，医生再三叮嘱不能喝酒，但金菊越劝阻，王军的酒兴就越高。终于王军喝醉了，出了丑，搞得金菊很没脸面。

她独自到外面散散心，夏天的山村是美丽的，一阵阵蝉鸣声，偶尔有一阵清脆的铃声从山上飘来，顺声望去，几只山羊出没，天空上的山雀不时飞来飞去，金菊看着这些叫不上名字的鸟儿，感叹大自然多么美丽。于是她把刚才不愉快的事都抛到九霄云外去了，陶醉在大自然的温馨之中。